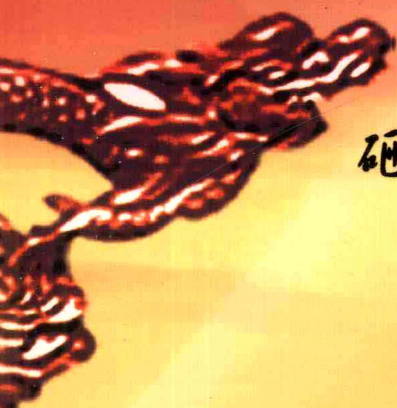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砸开传销铁幕 惊现骇世秘闻
说尽悲欢离合 透视传奇人生

龙头老大

AR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方兆祥◎著

龙头 【Longtou Laotai】 老太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龙头老太 / 方兆祥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1.1
ISBN 978-7-5396-3583-5

I. ①龙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8039 号

出版人: 唐 伽

责任编辑: 刘冬梅

装帧设计: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5859128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37.25 字数: 650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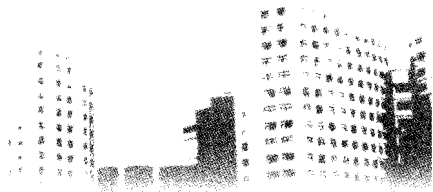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1. 一个姑娘从楼上跳下来/001
2. 阿姨,我是被骗来的/008
3. 来了一个邀约电话/012
4. 快乐的一天/016
5. 眼睛一眨,老母鸡变鸭/022
6. 掉进狼窝里了/026
7. 饿她三天再说/030
8. 死也不能便宜这对狗男女/035
9. 带血手印的钞票/039
10. “丧家犬”改换门庭/044
11. 杨副市长派秘书来查问了/049
12. 你的名字叫“鼯鼠”/056
13. “晨会”和“揭谎”/062
14. 人生第一堂课/068
15. 老幺现身/082
16. 跟进跟进/090
17. 我看见我哥哥了/098
18. 男人总是拗不过女人/111
19. 还拿不准这是什么玩意儿/123
20. 用凉水哗哗地浇了脑袋/134
21. 千人大会餐/140
22. 老子宰了你这个骚娘们/154
23. 走了老子,来了儿子/166
24. 我让你父债子还,天公地道/182
25. 杨副市长亲自出马了/189
26. 小朗,赶快回去要钱吧/201
27. 有人砸场子了/206
28. 经理发火了/217
29. 我看见你哥哥了/224
30. 回家去查个究竟/231
31. 干脆来个釜底抽薪/241
32. 再搞他个“风声鹤唳”/248
33. 单刀赴会/258
34. 举起的拐杖打不下去/273
35. 我和我哥也不是亲兄妹/290
36. 真的死人了/297

- 37. 找到了信物/318
- 38. 气势汹汹找上门来/325
- 39. 网头逃跑了/338
- 40. 心灵感应/353
- 41. 接见有功人员/370
- 42. 谁来关心首长呢/388
- 43. 真的是初恋情人/400
- 44. 死灰复燃/410
- 45. 双喜临门/423
- 46. 外地人越来越多/442
- 47. 亲如一家/456
- 48. 原来网头是他/465
- 49. 戴罪之身/474
- 50. 情况有点不对头/483
- 51. 旧地重游/489
- 52. 又见恩人/497
- 53. 谁是捐肾者/506
- 54. 悬崖勒马/518
- 55. 菊花盛会/525
- 56. 龙头拐杖解密/538
- 57. 他们是我的亲骨肉/549
- 58. 银锁中藏隐情/566
- 59. 授奖大会/578
- 60. 捐给慈善事业/590



1. 一个姑娘从楼上跳下来

秋天的早晨,人们从晨曦中醒来,神清气爽,享受着鸟语花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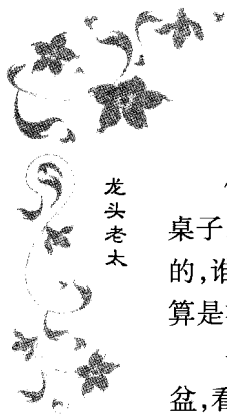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十分平和的早晨,谁能料到在这个早晨会出事呢?

她走在曲径通幽的小道上,金秋的雨露将她的脸庞洗得洁净而明亮,一缕阳光照射在她的发髻上,闪烁着丝丝银光。她体态匀称,步履轻盈,用精神抖擞的肢体语言,表达着她对生活的热爱和满心的喜悦。

她叫夏惠兰,因为长年累月每天都手持一根龙头拐杖,这个突出的特点就足以使人们模糊了她的真名实姓,而代之以“龙头老太”作为她的雅号。

龙头老太每天一早就要查看这个花园般的社区,就像古训里说的那样: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。这是她的工作,也是她的习惯。这个社区叫丰彩社区,社区里有一个著名的丰彩集团。丰彩集团建了十几幢高耸入云的丰彩大厦,还有一个车水马龙的丰彩大市场。这是一个既繁华又文明,最适宜人居的地方。这个社区的最高行政领导不是别人,正是这个号称“龙头老太”的夏惠兰主任。

小区的广场上,一群退休的女人正在练木兰剑,虽说是舞剑,那样子却总像是跳舞。女人嘛,总是为婀娜多姿活着的。广场的另一边,一班退休的男人在打太极拳,虽然有时也向女人堆里扫过一眼,但那一本正经的架子还是端着的,健身不健身很难说,但养眼的功夫肯定是有。男女两个团队互不干扰,各自练着各自的把势,但看见龙头老太走过来,都笑着向她点头表示敬意。龙头老太当然也竖起拐杖摇了摇,算是以她独特的方式,向这些返老还童的人们表示鼓励。



保洁员正在清扫路面上的落叶,那股子认真劲儿,就像在自己家里擦桌子。龙头老太停下来和她拉拉手,说:“这个月的卫生奖是肯定跑不了的,谁让你们的卫生流动红旗总是流不动呢?”保洁员开心地说:“那小红旗算是在我们那儿扎根了,想拔了它都难哪!”

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把收音机放在阳台上,一边听新闻一边摆弄着花盆,看见龙头老太走过来,摇着手说:“早上好!”“早上好!”龙头老太一边回应一边提醒:“小心点,别让花盆掉下来啊!”那人敲敲钢筋护栏,说:“您就放心吧,我这花盆算是上了保险的了!”

龙头老太一路走,一路招呼着早起的人们。她怎么也不会想到,一个人命关天的危险离她越来越近了。

她走近丰彩大厦 28 幢的时候,忽然听见楼上的窗户咣当一下发出被撞开的声响。一大早,这种不正常的响动特别刺耳,让龙头老太吃惊不小。

她抬头一看,只见 5 楼一个窗户被撞开了,一个人的上半身已经探出窗外,正在吃力地想把腿也抽到窗台上。

龙头老太一看,是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,蓬松着头发,一脸的憔悴和慌乱,手抓住窗栏,探出身子向下看着,两条腿瑟瑟发抖,看样子思想斗争十分激烈,在跳与不跳中做着紧张的抉择。

龙头老太见状,神经一下绷紧起来。她实在没想到一大早会碰上这种事,而且断定这姑娘如果跳下来非死即伤。所以她急切地对楼上喊道:“姑娘别动,千万别动!”

姑娘朝下看了看,知道有人发现了她的意图,一时犹豫起来,她拿不定主意,到底跳还是不跳。

“姑娘,我是这里的负责人,有什么话给我说,我能帮助你!”龙头老太急切而诚恳地做着说服工作,想阻止这种意外的发生。

“阿姨”,那姑娘叫了一声。看样子她想说什么,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,而且声音里充满恐惧,音量也不敢放大。

“我想回家。”那姑娘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。

龙头老太迅速做着判断:这姑娘不惜用跳楼的方式要求回家,估计是受到了某种胁迫,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,肯定处在危险之中。她毫不犹豫地举起龙头拐杖,对楼上喊道:“姑娘,你千万别动,我这就上去。我是这里的主任,我给你做主!”

龙头老太正准备上楼,忽然又听见姑娘叫了一声“阿姨”,声音里透着恐惧。

龙头老太抬头一看,只见姑娘的身后伸出一只男人的手臂,那只手紧紧抓住姑娘的胳膊,使劲把她往窗户里面拉。

姑娘拼命挣扎着,不愿受男人的摆布。如果说姑娘刚才还有点犹豫的话,那么这只手的突然出现,倒是使她最终下了决心。也许她觉得,回到房间比跳楼更可怕,更让她感到绝望。

龙头老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姑娘死命地挣脱男人的那只手,闭着眼,呀的一声,从5层楼的窗户里跳了下来。

龙头老太直觉得一股热血冲上脑门。她丢开拐杖,以惊人的速度向出事地点奔过去,最大限度地张开双手,打算托住从楼上坠下的姑娘。

也许人的创造力是难以估计的,在生死攸关的特殊时刻,柔弱的人也能在一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,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。看起来年过半百的龙头老太只是个娇弱的女人,但是那一刻她所爆发的力量和冲刺的速度,足以使专业运动员望尘莫及。她早两秒,也许只是早一秒钟赶到姑娘坠落的下方,等待着那不幸的时刻。

也许是那女孩命不该绝,也许是龙头老太好人有好报,姑娘在坠落的时候,被二楼的晾衣架挂了一下,并且将生铁栏杆折断了,这就使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削弱到最低限度。这样当姑娘落到龙头老太臂弯里的时候,只是把龙头老太砸倒在地毯似的草地上,还没有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。

路过的行人目睹了这惊人的一幕,纷纷围了过来。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姑娘从龙头老太身上抬起来。很显然,姑娘的肋骨和腿骨都被生铁架刮伤了,伤势不轻,加上思想紧张,姑娘已经晕了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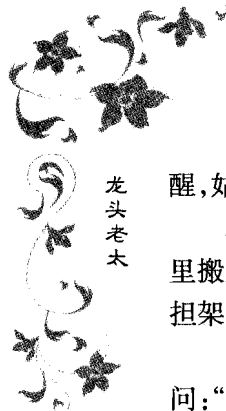
龙头老太被压在下面,这才知道年龄不饶人。别说是五十开外的女人,就是年富力强的男子汉,也难以承受如此严重的一砸。龙头老太直感到浑身疼痛,呼吸急促,手脚也不灵便了。人们把龙头老太扶起来,一位大嫂让她躺在自己怀里,一位大娘轻轻地给她做着按摩。

龙头老太慢慢回过神来,挣扎着对身边的人说:“快打120叫救护车,再打110报告王局长!”

马上就有人向医院和公安局报告了紧急情况。

龙头老太指指落在地上的龙头拐杖。一位年轻人知道老人家的习惯,赶忙拾起拐杖送过来。龙头老太用拐杖支撑着,直起腰来察看姑娘的伤情,没想到脚下一软,也歪倒在姑娘身边。她看见姑娘长得眉清目秀,是一副清纯稚嫩的模样,真想象不出她怎么会遭此厄运。

龙头老太一边轻轻地抚摩着姑娘的面庞,一边轻轻呼唤着:“姑娘醒



醒,姑娘醒醒啊!”

小区出了这样的事,人们很关心,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。有人从家里搬来沙发,让龙头老太斜卧着,减轻压迫筋骨的痛楚。社区医院送来了担架,再铺上被褥,让姑娘平躺着,并且对她施行急救。

正忙乱时,一个年轻人快步赶过来,一把握住龙头老太的手,急切地问:“妈,怎么啦?怎么会这样?”

龙头老太平静地说:“国强,妈没什么,缓过劲来就好了。只是这姑娘伤势不轻,不知为什么,从5楼跳下来了。”

这个被称作“国强”的人,叫武国强,是龙头老太的儿子,也是丰彩集团的总经理。

武国强抬头看了看5楼。那扇窗户大开着,窗玻璃已经被撞碎了,仔细瞅瞅,屋里好像有一些杂乱的人影在晃动。

武国强说:“妈,我上楼去看看,这处房子好像是我们公司租出去的。”

龙头老太说:“那你赶快去查查,有什么情况向王局长报告,他们马上就来了。”

武国强不放心的说:“妈,我还是先送你去医院吧!”

龙头老太摆摆手:“妈真的没事。你赶快上楼去看看,到底是怎么回事!”

武国强对身边的熟人曲大妈说:“大妈,请你照顾好我娘。”

曲大妈是个热心肠的人,连忙回答:“你放心你放心,这里交给我,你赶快去做你的事情。”

武国强站起来,向大楼快步走去。他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汉子,中等偏高的身材,不胖不瘦,行动敏捷。他想尽快搞清楚,为什么在自己开发的楼盘里,会出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他知道,出了这样的事情,不仅对他的公司不利,而且还会影响整个社区的声誉,因为丰彩社区可是全市出了名的文明单位啊!

在武国强转身上楼时,110和120几乎同时赶到了。王大德从警车上跳下来,先和龙头老太紧紧握握手,问长问短,然后俯下身来探视那位姑娘。姑娘紧闭双眼,还没有清醒过来。社区医生说,她可能外伤、内伤都比较严重,惊吓过度,一时半会醒不过来。

120急救车也开到了,从车上跳下一位医生、两个护士。医生迅速用听诊器检查了一下姑娘的前胸与后背,又轻轻地触摸了姑娘的受伤部位,听取了社区医生的介绍,立即向王大德提出,需要尽快送医院救治。接着,医

生又给龙头老太作了初步检查,建议也送医院作进一步观察。

龙头老太说,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,休息一下就好了,赶快把这姑娘送走吧!

王大德劝慰龙头老太说,去医院检查一下也是必要的,再者可以陪同和观察一下这位姑娘的情况,了解一下来龙去脉。他把姑娘和龙头老太送上救护车,然后用警戒条将现场围起来,开始作现场调查。

王大德对围观的人群说:“这里没事了,大家都回去吧,马上就要上班了。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,日子该咋过咋过,要保持小区的平静,剩下的事交给我王大德就行了。”

同时,他让几位目击者留下来,请他们提供目击证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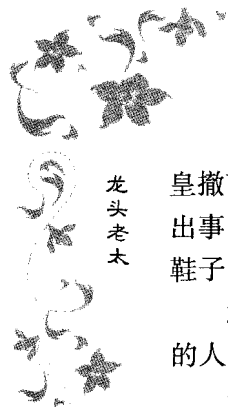
王大德是一个五十八九岁的男人,身体微胖,有一个“聪明绝顶”的脑袋,人看起来很粗放,但实际上是个思维缜密的人。他嘴里常说:“我这个老头子是兔子尾巴了,赶快给我配接班人吧!”但实际上他没有哪一天懈怠工作,他把公安分局的几十号人管得服服帖帖,没有任何人敢对他这个公安局长打马虎眼。

在王大德安排警员做笔录时,武国强已经爬上了5楼。

楼道里显得有点忙乱,人们上上下下地擦肩而过。武国强觉得,可能是因为楼下出事了,人们总是喜欢扎堆去看热闹,所以,从上往下跑的人比较多。武国强急于上5楼,在4楼的拐弯处,猛地撞上了一个人。被撞的人是一位姑娘,她急冲冲地往下跑,一下子撞在武国强的胸膛上。武国强毕竟身强力壮,一个反作用力居然将姑娘撞倒在地。武国强感到有点过意不去,连忙俯下身子双手将姑娘拉起来。那姑娘背着一个腰鼓包,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,倒也没有埋怨别人的意思,始终低着头,匆匆忙忙地下楼去了。武国强看了姑娘一眼,见她学生模样,衣着朴素,中等个儿,脑袋后面束了个“马尾巴”。无意中留在他脑海中的印象,也就是这个“马尾巴”而已。

武国强赶到出事的那个房间,见房门虚掩着。推门一看,连个人影都没有了,房子里空荡荡的。

武国强对这种房屋结构太熟悉了,知道这是180平方米的大套住房,有5室2厅2卫1厨,一般都是大款人居住的地方。可是进了房间,明显感到租住的不是一家人,因为在客厅和住房里都打着地铺,地铺上只是铺着简单的被褥,几乎没有什么家具,卫生间放着十几只口杯和牙具,厨房里有三四十只饭碗,饭桌上还放着一些吃剩的馒头和咸菜。人去楼空,也许是仓



皇撤离的缘故，地面上一片狼藉，散落了一些日用品和书籍、纸片。在那间出事的房间里，窗户下面散落了一些玻璃碴子，窗台上还有一只女人的鞋子。

武国强伸头从窗户往下一看，下面正是那姑娘跳楼坠落的地方，围观的人已经散去，几个警察还在那里忙碌着。

这时候，王大德也带着两个警察上来了。他们在各个房间里检查着，不时收集着一些有用的证物。他们皱着眉头，似乎不忍看见在这么漂亮的楼房里居然隐藏着如此狼狈的景象。

王大德掏出一包烟，自己点了一支，递了一支给武国强。武国强掏出打火机，给王大德对上火。

王大德问武国强：“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武国强吸了一口烟，又很快吐出来。“这里好像是个集体宿舍，住了十几个人。”他说。

王大德不紧不慢地开了腔：“准确地讲，是住了14个人，被子和牙具都是14套。其中8个是男人。在两个有女人味的房间里，铺了6床被子。”

武国强不得不佩服王大德，警察就是警察，观察问题既敏感又尖锐，只一小会儿，不仅把人数摸准了，而且把男女也分清了。这个局长实在是太精明了。

“他们是在干啥呢？”王大德又发问了。

“看起来他们好像在办什么培训班。”武国强不太确定地说，“你看这地上有本小册子，标题叫《公司发展的现状和钱景》。十几个人住在这里研究公司的发展问题，不是办培训班能干什么呢？”

“这个公司是专门在钱的问题上打主意的。”王大德补充说，“不然为什么用‘钱景’，而不是用‘前景’这样的词呢？这绝不是笔误，连我这个当警察的也不会用错这样的字眼。”

武国强点头表示同意：“王局说得对，看来这班人没有什么钱，有钱的人不会十几人挤在一套房子里受罪，而且吃的东西也太差。但是他们是想赚大钱的，所以在这里才熬得住。”

两个警察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其中一个警察插嘴说：“看样子这班人过的是军事化生活，比我们警察的组织性也差不了多少呢！你看有些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牙具、毛巾摆得整整齐齐。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呀？”

另外一位警察拍拍王大德的肩膀说：“头儿，你的艰苦岁月又来了，想退休也退不了啦！这班人肯定不是好人，要不然怎么在十几分钟内就跑了

个精光？如果不是小鬼，怕你这个钟馗干吗？”

王大德用手指戳戳那个警察的头：“你这小子就是嘴巴尖，净挑不高兴的事情说。我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，老伴正等着我回去抱孙子呢！我得把这难剃头的事留给你，让你小子累掉蛋！”

还是先前的那位警察说：“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，怎么会有姑娘在这里跳楼呢？大门不是开着的吗？干吗非要爬窗户呢？这不是和我们警察过不去吗？”

王大德板起脸：“发什么牢骚，说什么怪话？警察就是警察，你小子想偷懒啊？如果办事情都那么规矩，还要我们警察干什么？赶快去医院看看，问问那姑娘到底怕什么。她要是醒不过来，我们就惨了，多动动脑子吧！”

武国强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，他不还是这丰彩集团的老总吗？在自己的地盘上出了事，总得帮警察做点什么，所以他请教似的说：“王局，我能干点什么呢？”

“你能干点什么？”王大德略一思索，然后直截了当地说，“你要干的事太多了。那姑娘砸伤了你娘，你得好好侍候你娘养好伤，这个社区谁都知道是离不开龙头老太的。另外，这件事发生在你们的大厦内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你得查查这班人为什么住在你的楼房里，他们究竟是一帮什么鸟，有什么来龙，有什么去脉。尽量摸摸底，查清多少是多少，搞清了来和我们碰碰头。”

2. 阿姨,我是被骗来的

救护车开到医院,姑娘立即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到了这里,才知道“命悬一线”是什么含义。进了这间房门上写着“ICU”字样的病房,病人是生是死,自己不知道,家属不知道,医生也不完全知道。医生和护士已经完全习惯了,他们一声不响地、准确无误地操作着,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抢救、抢救。所有监测的设备都开通了,仪器上显示着病人的血压、心律和呼吸状况。护士小姐测着体温,又按照医生的吩咐给病人挂上了点滴。医生和护士配合默契,不用说一句话,只需要交换一个眼神,就可以把病人的状态和他们内心的关切以及沉重的责任表达清楚。而这一切,病人是不知道的,她昏睡着。龙头老太是焦急的,因为她隔着一扇玻璃门看得清清楚楚。

龙头老太被安排在重症监护室隔壁的一间临时病房里,与“ICU”只隔着一扇玻璃门,只不过这是一间普通病房而已。医院之所以这样做,一方面因为龙头老太是个名人,理当有此照顾,放在重症监护室旁边,医生照看起来比较方便。另一方面,龙头老太现在已然变成了姑娘的“家属”,病人住院签字交费,都是夏惠兰承当的。除此之外,从工作角色出发,龙头老太对那姑娘确实放心不下,在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中,还有谁能比龙头老太更担心这个女孩的性命呢?更何况自己的伤情还和这丫头联系在一起,缘分哪!

医生同时对龙头老太进行了检查,除了认真检查体征之外,还让她做了B超、心电图、CT等项目。医生惊讶地发现,龙头老太看起来并不像那些胖大嫂那么硕壮,其实身体素质是极好的,虽然挨了冲击力很大的那么一砸,居然只是软组织受到一些挫伤,而内脏和骨骼是健康的。医生说这

种结果,看起来是物质的,实际上与一个人的坚强素质分不开。他们对龙头老太的高尚精神不得不佩服。

龙头老太对医生说:“我已年过半百,受点伤呀残呀的,算不得什么了。那姑娘才十五六岁,好日子还没开头,你们医术高明,多帮帮她吧!”

在重症监护室里上班的,当然都是医院里最高明的医生,这里是院长们最关注的地方之一。经过主任医生的救治,那姑娘逐渐醒过来了。

她蒙蒙眈眈地睁开眼睛,看见眼前站着一批穿着白大褂、戴着白帽子、捂着白口罩的人,和平时见到的正常人不一样,一阵心慌,赶紧闭上眼睛。她的意识开始恢复,她在想这是什么地方?面前站的是些什么人?自己怎么到这里来了?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
她毕竟是个小姑娘,怯生生的,心里有点害怕。

她稍微动了一下身子,一阵刺骨的疼痛钻上了心头。她不由自主地“啊”了一声,声音既微弱又凄厉。

一位护士握住她的手,轻轻拍着她的胳膊,柔声地说:“小姑娘,这是在医院里,别害怕。”

这一说,姑娘的意识更清醒了。她跳楼了!

她想起了令人窒息的魔窟,想起了那逃命的窗口,想起了那令人目眩的高度,想起了那魔鬼般的人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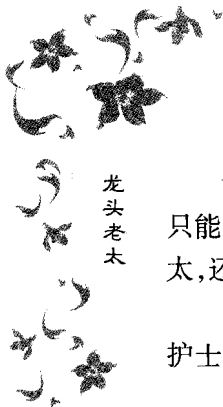
她害怕极了,浑身颤抖着,呼吸急促起来,大颗大颗的泪珠滚出眼眶。

医生交代护士长:“她已经神志清醒了,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你们要稳定她的情绪,等她缓过神来,再作一些外科处理。”

都说护士们是白衣天使,那是一点都不错的。她们善解人意,知道怎样去为病人解除痛苦。一个小护士年龄与姑娘相仿,也处在需要别人呵护的年龄段。可是这时候,在这样的地方,她却像一个成熟的大姐姐,一边握住姑娘的手,一边用纱布擦着姑娘的眼泪,轻声细语地说:“小妹妹别害怕、别着急,这是全市最好的医院,有最好的医生为你治病,我们大家都陪着你,我们是你的朋友!”

姑娘睁开眼睛,看见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年轻护士,那么关切、那么体贴地和自己说话,心里十分感动,一把握住小护士的手,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姐妹,眼泪又忍不住地往外流。

护士长是学过心理学的,知道一个人在经历过死里逃生之后心理宣泄非常重要,需要诉说,需要理解,需要援助和保护。如果还让这个人处于自闭状态,她还会选择第二次履险,那将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。



谁能帮助这位姑娘并且能够得到她的信任呢？护士长知道，心理医生只能开导她，却不能保护她。唯一能够使她获得安全感的人，除了龙头老太，还能有谁呢？

龙头老太已经透过玻璃门看见姑娘苏醒过来了，她正打算过去看望，护士长过来了。

护士长说：“您最担心的事不会发生了，那姑娘醒过来了，已经没有生命危险。但是，这姑娘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心理不平静。她从哪来，又往哪儿去，她的父母是谁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说实话，问这些问题都不是医院的事情。医院只能治得了病，治不了心，而心病不除，伤痛也难以治愈。我们找不到她的家人，只能向您报告了。”

龙头老太说：“这姑娘出事是在我们社区，送她到医院来也是我们社区，在住院登记时签的也是我老太婆的名字。你们是在为我们排忧解难呢！配合治疗是我们的事，我这就过去和她谈心，让她稳定情绪，然后再通知她的父母。”

龙头老太拄着拐杖来到姑娘的病床前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姑娘！”

那姑娘悠悠地躺在床上，似醒非醒。听见有人说话，她睁眼一看，见是个老太太，又见到那支她见过的龙头拐杖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小声喊了一声“阿姨”，并且努力欠着身子想坐起来。

龙头老太忙说“姑娘别动”，赶快帮助姑娘躺好，顺顺枕头，掖掖被子，又把病床的头部摇得稍高一点，好让姑娘方便看人和说话。然后她搬了一张凳子坐在床边，仔细地看姑娘。

这个姑娘长得真的很俊俏，虽然愁容满面，而且身体虚弱，但是仍然掩饰不住天生丽质。她长着一张鹅蛋脸，丹凤眼，双眼皮，圆润的下巴和殷红的嘴唇。那忧郁的求助的眼神，衬托着满脸的单纯。“真是可爱又可怜的姑娘”，龙头老太这样想。

姑娘伸出纤细的手，紧紧抓住龙头老太的胳膊，眼神里充满着无限的感激。

“阿姨，真的谢谢您，要不是您在下面救了我，我、我、我——我可能就摔死了！”

说着，姑娘又想爬起来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她是想趴在地上给阿姨磕头的。

龙头老太不让姑娘动弹，帮她继续在床上躺好。“姑娘，咱俩也算是有缘分，今天能走到一起，也许是注定了的。”

姑娘难过地说：“我对不起阿姨，把您也砸伤了，我真的后悔死了，可是我也是没有办法。”

龙头老太当然知道姑娘有难言之隐，这也是自己想知道的。但是她不便问得太仓促，一方面姑娘的伤比较重，情绪还不太稳定；另一方面两个人刚刚见面，姑娘虽然喊了几次“阿姨”，但毕竟互不相识，还谈不上信任，不能勉强让她道出真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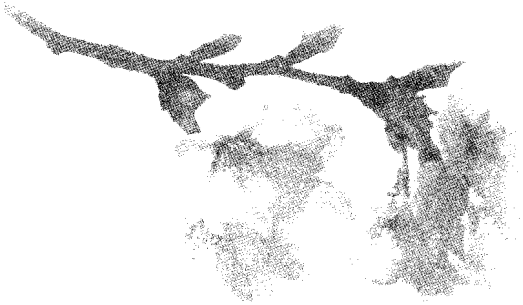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姓夏，是这个社区的办事处主任。”龙头老太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好让姑娘对她有个基本的了解，“在这个社区里发生的事情，我都应该管，这是我的责任。”

姑娘明白了，是这个社区的领导人救了自己，而且她还有着管事的权力。她仔细打量着龙头老太，觉得她比自己的母亲年龄要大些，端庄大方、和蔼可亲，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，平和中显示出一种威严。面对着这样一个救命恩人，姑娘肃然起敬，感激和信任的心情也在升腾。

“我叫小涓，是省艺术学校的学生。”姑娘开始介绍自己，一边说着自己的身世，一边想着怎样把梦魇般的遭遇说清楚。她经过自己的判断，认定眼前的这位阿姨不仅可以救自己的性命，而且还可以为自己讨回公道，她有能力，也有权力去惩治那些恶人。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出来，那么这些日子的苦就白吃了，楼也白跳了，说不定今后还会有人白白地送了命。所以，她一下子激动起来，拉住龙头老太的手，口气坚定地说：“阿姨，我不怕了，我要说，就是死也要说！”

龙头老太搂住姑娘的肩膀，拍着她的后背说：“好姑娘，别怕别怕，有什么你只管说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阿姨都给你做主。”

姑娘倒在龙头老太的怀抱里，感到安全和温暖，多少天的苦难、恐惧、委屈，一下子迸发出来，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：“阿姨，我是被他们骗来的啊！”



3. 来了一个邀约电话

姑娘正要开口,看见来了生人,就打住了。

进来的是王大德和一个警员。

龙头老太笑着说:“姑娘别担心,这位大伯姓王,是我们这里的公安局长,这位警员是他的助手,都是自己人。早晨你晕过去了,还是王大伯派人送你到医院来的!”

姑娘听说这样,又欠起身子,深深感激地说:“谢谢王大伯,谢谢警察大哥!”

龙头老太让姑娘躺好,亲切地说:“姑娘,大伯不是外人,你有什么话只管说,我们都会给你做主的!”

王大伯点点头,露出宽厚的笑容。

警员同情地看着受伤的姑娘。

姑娘放心了,知道遇到了好人,危险已经不存在了。于是她开始叙述辛酸而离奇的经历……

那一天,在省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里,正在举办青年舞蹈演员大奖赛。许多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来当评委,他们热心地观看着、评论着,举着评分牌,然后去掉一个最高分,去掉一个最低分,给参赛的演员打个平均分,几乎是锱铢必较,让这班小伙子和大姑娘紧张得要死,从而让他们拿出最好的表现,终于产生出令人瞩目的冠军、亚军和季军。

省艺校选送的参赛演员就是小涓。小涓的家庭没多少艺术氛围,父母都是生意人,是从来不看跳舞的。也许是他们的遗传基因出了问题,生了